

# 天山雪白舊夢遙

劉英柏

## 健兒西飛出玉門關

民國三十四至三十六年，我時常在新疆迪化以西的烏魯木齊河畔、西塞公園閣微草堂七層樓上，憑欄遠眺塞外風光，便會觸動「白雲親舍」的無限遐想，有時信口哼出「天山積雪日日高，瑤池冰塊日日厚；身上寒衣腫多，黃葉飄零白楊瘦。十載離鄉萬里遊，戎馬倥傯未曾休；仗劍登樓望南國，蜀江水碧巴山秀」的歌詞，打發寂寞的日子。

抗戰末期，中央政府爲着加強大西北邊區的空防，選派了很多年輕力壯、能耐寒暑的空軍幹部去邊疆各空軍基地服務。曾於抗戰初期——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遠征日本的飛將軍蔣紹禹（前幾年任警備總部中將副總司令後，限齡榮退，現任臺中四川同鄉會理事長），奉派爲空軍第十六總站總站長，我也奉派到十六總站承乏所屬第四課長兼養場大隊長（維護飛機場），於三十四年三月一日由蘭州飛經玉門關至迪化。呀！整個的白色，可說是晶晶銀世界，碧碧雪花天，美麗極了。

進入寢室，更換特製服裝——皮帽、皮大衣、

皮手套、毡統、黑色眼鏡。辦公室及寢室、餐廳等，都是夾層火牆，以禦寒冷。出門時如果不慎，

即有墮指裂膚的危險。直到清明節前後，天山和平地的積雪，纔開始溶化，左公柳亦逐漸發出嫩芽。到了夏天，烏魯木齊河的水，清澈明亮，不少青年男女，尤其是新疆女子學院的學生，裸露著白足，在河中打水仗，偶爾又哼著：「天山白雪潔又鮮，活潑兒女齊向前，新政府創立吾校到今天，培養了多少優秀女青年。……」這新疆學院的校歌，音波播入耳鼓的時候，瘋癩了不少大男孩；「花開原有意，蝶來也多情。」空軍的飛哥張若蕙，碰上了學院的高材生章培秀小姐（現已花甲之年，住臺北新店花園新城享清福）；前騎五軍軍長馬雲章（現任國大代表，住臺北新店國校路），碰上了學院的高材生王素蘭小姐，到今天伉儷情深三十多年了，不知羨煞多少「老新疆」的朋友們。

## 瓜果甘甜佳人綺麗

「吐魯番葡萄哈密瓜，庫車秧哥一朵花。」在西北跑過的人，大家都知道其中意義。但「秧哥」二字，恐怕在寶島的人，知道的不多。在這

裏特別說明是年輕貌美的維族或哈族女娃子——她們誠樸無華，不慕虛榮，頗令人喜歡。說到葡萄與哈密瓜，的確是非常香甜的。

關於娛樂方面，有電影（俄片居多），有國劇，有聞名國內的「康巴爾汗歌舞團」；最使男士「意亂情迷」的，是烏魯木齊河邊的洗澡間，一排排幾種民族的女孩爲你擦背，使人魂銷魄散，以現在的新北投相比，則是這裏的小巫見那裏的大巫了。還有歸化俱樂部的小轉子（中俄夫婦所生的孩子）姑娘，輕歌慢舞，使人飄飄欲仙！

三十四年八月，抗戰勝利了，可是多事的新疆，又鬧起亂子來，阿合買提江在俄人唆使下，自稱「東土爾其斯坦國王」，指揮維、哈族部衆向政府軍攻擊，精河、烏蘇，相繼淪陷，綏來告警，迪化危在旦夕，我空軍部隊奉命部分疏散，我養護飛機場的官兵，分駐嘉峪關、蘭州，留一部分人駐迪化配合空勤部隊作戰。我於當年九月二十五日飛嘉峪關南機場駐防，遙爲指揮迪化及蘭州的部分官兵待命行動。想不到抗戰勝利了，西北邊區還在打仗，恐怕是現在的人，大多數不知道的怪事。

我在嘉峪關「冬眠」了半年，於三十五年三

月重飛迪化，整頓部隊，恢復了正常而又革新的工作。這時春暖雪溶，我領袖 蔣介石派中央宣傳部長梁寒操、監察院長于右任，先後飛新疆宣慰。我追隨右老飛全疆各飛機場作聯絡工作，當時承蒙右老書贈我一幅立軸（見拙著校勘應用學五一頁）。右老鑑於新疆局勢由紛亂趨於安定，心情非常愉快，並作了「我與天山共白頭，白頭相映亦風流，羨它雲水灌田疇；風雨憂愁成過去，山川憔悴幾經秋，暮雲已盡見芳洲」的詩句，是針對當年七月一日「新疆和平紀念日」有感而發。當「新疆日報」發表出這一首寓意輕鬆有趣的詩句以後，讀者笑謂髮似銀霜的右老，還是和青年人一樣，喜歡風流自賞啊！

### 動亂中的人事滄桑

主持新疆軍政大計的人物，民國以來楊增新很能幹，金樹仁個性偏，盛世才簡直不像話，莫名其妙的將省主席劉文龍關了很多年，省黨部主委黃如今，也失去了自由，其高壓手段，恐怖政策，弄得民不堪命，誰料到人世間還有這樣壞的所謂「盛督辦」。吳忠信主持新政不久，無多成績表現。後來以行轅主任、戰區長官兼省主席的張治中，集軍政大權於一身，經常把我們「召」去西大樓開會「集訓」，以三寸不爛之舌，「訓」得人頭昏腦脹。他有時要人家發言，照常情說來，不管旁人說得對不對，都該付討論表決，殊不知這個老傢伙，剛愎自用，獨斷專行，除了大罵發言人之外，還要將「罵」稿交新疆日報社社長谷聲震發表，使被罵的人敢怒而不敢言。他罵的

話大約是：「你老不懂事、老顛多、老糊塗、老不正經。……」或「少不更事、年幼無知，知識淺薄……」。他請客喫飯，要大家起立一敬禮，好像老師上課一樣，學生必須行禮，以重師道。我們這些空軍幹部，很勉強的受他間接指導，每次聽說他請喫飯，即非常尷尬，啼笑皆非，好在總務處長余易麟將軍，很和氣的打圓場（余現任臺灣高雄，其夫人是四川人）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在那種特殊惡勢力環境之下，真混不過去。

「天高皇帝遠，猴子稱霸王」的俗諺，用在張治中身上，是再恰當不過的了。衆所周知，中華民國那些時間權力最大的人物，是先總統蔣公，可是張治中却認爲他最大；且看他主持各種聚會，非穿大禮服、非用樂隊不可，最愛講排場擺臭架子。

### 張皇失諷張治中詩

回憶三十五年國慶紀念日，他召集全新疆機關部隊文武首長開會，然後拍團體像作紀念，我建議說：

「把蔣主席畫像大屏風，擡來作背景，不是很有意義嗎？」

冷不妨張治中的眯眯眼狠狠的盯我一下，以不屑的表情說：「拿他幹甚麼！」接著問：「你是空軍的人嗎？」我說：「是！」因爲當時戴的大盤軍帽，穿的是黃色軍常服，所以他知道是空軍。（當時參加照相着黃色服裝者，都是空軍的首長，張治中穿大禮服，還有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麥斯武德、阿合買提江等，我聽了張治中所說「拿他幹

甚麼」這一句話，我當時就感覺到他對蔣公不忠，同時回憶當年一個集會中，陳炯明的部下葉舉以「孫大炮」的話侮辱國父，陳不但不糾正或責備，反而認同，可見陳當時就有背叛國父之心。張說「拿他幹甚麼」這一句話，顯然和當年陳炯明是同樣的背叛心態，所以我聽了心裏很難受，揣測老賊不是忠貞分子，結果三十八年藉「和談」跑北京，投靠毛幫，拜毛魯澤東爲乾爸爸。那時有一位愛國詩人張皇失，作了兩首七絕詩罵張洩憤：

① 狐媚工讒震兩京，善觀氣色是將軍；到頭尾巴終須露，不作蘇卿作李陵。

② 僕僕風塵走二京，無聲無臭貴三軍；未經矢盡援窮戰，泉下相逢愧李陵。

邊情多故，民族複雜，我空軍幹部雖然優秀，但也難予適應那些怪裏怪氣的所謂邊疆大吏。空軍首長田曦、彭亞秀、蔣紹禹、杜聯華、傅恩義、張季良、馬伯周、陳圖超、王鏡人、彭元龍、戚宗義、戚啓勳（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），都是道不同不相爲謀，幹不多久，就「明哲保身」而請調回關內了。我前後在新疆「混」了兩年多，於三十六年榴紅似火、荷葉青青的時節，離開迪化，飛到古色古香的西京空軍第三軍區司令部服務。

最近朋友們要我「老新疆」說點甚麼舊話，不禁往事依稀，值得回味，故當春光明媚，鳥語花香的時候，信手寫來，冀博中外讀友一粲並祈教正。